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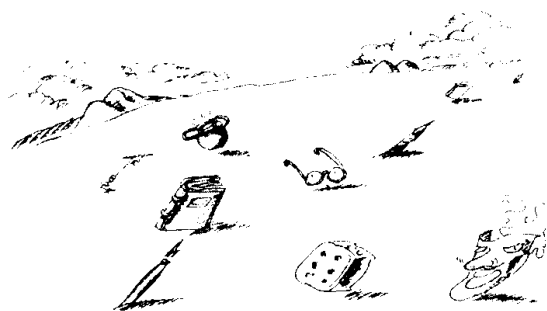
卡尔卢什卡的 戏法

[苏联] 班台莱耶夫 著
刘开华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卡尔卢什卡的戏法

[苏联] 班台莱耶夫 著

刘开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Л. Пантелеев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卢什卡的戏法/(俄)班台莱耶夫著;刘开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

(世界儿童文学丛书)

ISBN 7-02-003198-6

I. 卡… II. ①班…②刘… III. 儿童文学-短篇
小说-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968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责任校对:刘开华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36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一九三五年，高尔基通过《少年真理报》在苏联各地的少年儿童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谁是你最喜爱的作家？调查结果表明：名列首位的是那个十六岁就成为红军团长、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盖达尔，紧随其后的就是本书作者——一位具有另一种传奇色彩的作家班台莱耶夫。

连卡·班台莱耶夫（本名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列梅耶夫）一九〇八年生于一个骑兵军官的家庭。他五六岁就开始写诗，八岁前在家庭女教师的辅导下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然而，在俄国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命运好像与他开了几个玩笑：十岁时他竟落为流浪儿和小偷，被送进了少年教养院。十九岁时他与一个同学合写了一本反映教养院生活的书《什基达共和国》，一举成名，从此成为一个专业作家。晚年班台莱耶夫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班台莱耶夫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除其天分之外，还得益于他丰富的、非同寻常的人生阅历。他十六岁离开少年教养院之后，四处漂泊，如同他在小说《卡尔卢什卡的戏法》中所写的那样，先后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当过鞋匠，当过厨师帮手、电影放映员帮手、图书馆馆员，卖过报……这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收入本书的十部中短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写流浪儿，另一类写普通少年儿童。

十月革命后，由于国内战争等多种历史原因，苏联国内出现了几百万流浪儿。他们白天流浪街头，聚在市场上，晚上露宿在火车站。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关心这些流浪儿，把他们收入保育院、教养院，努力把他們教育成有益的人。俄苏文学创作中的流浪儿题材就这样应运而生。班台莱耶夫最初几部小说都是关于流浪儿的。

《卡尔卢什卡的戏法》描写一个还未出道的小扒手被一个老奸巨猾的小偷卡尔卢什卡所愚弄的故事。凡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很难忘记那一幕幕戏剧性的场面和小扒手满脸鸡蛋黄的哭笑不得的狼狈相。小说对于许多沾染恶习的孩子来说都不啻为一种警策和棒喝。

《绿色贝雷帽》通过教养院孩子马莫奇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敢行为，揭示了外表上看似粗鲁的失足少年内心美好的一面，表达了作家本人关于“罪犯不是天生的”思想。

在著名中篇小说《表》中，流浪儿别契卡因偷东西而被送进民警局。一个偶然的会使他从一个醉鬼手里骗得一块金表。正在他想入非非的时候，他被送入少年教养院。为保住这块表，别契卡真可谓费尽心机，闹出一个又一个笑话。后来，为保险起见，他把表埋到教养院院子里，打算临逃走时再取出带上。不承想第二天几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过冬木柴。他曾半夜起床偷偷去搬开木头，没成功。他只好耐下心来等待春天。在这期间，在院长和同学的帮助下，

别契卡逐渐有所觉悟,体验到集体生活和诚实劳动的乐趣。当春天终于来到,他从地里取出金表,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走的时候,别契卡反而不想逃了,并最终把表还给了醉鬼的女儿。小说生动感人,风趣幽默。别契卡从偷表到自觉还表的整个心理变化过程刻画得细致入微,饶有趣味。

《诺言》是一个只有四千多字的小短篇,但它却能影响孩子整整一生。作者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十分清晰的、浮雕式的图画:一个身穿背带式短裤、头戴鸭舌帽的小男孩在黑暗中坚守在“弹药库”旁。小说表达了作者这样一个信念:一个人最可宝贵的品质是诚实守信,意志坚强;为此,需要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可以相信,这幅图画将深深印在许许多多的小读者心中,伴随其一生。

短篇小说《新生》、《在舢板上》、《总工程师》等都是写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孩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能把读者带入作品叙述的环境中,使读者与小主人公一起哭泣、欢笑。当我们读《新生》时,我们仿佛和新来的女生一起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和她及她的母亲一起在得知亲人还活着的消息时流出激动幸福的眼泪。在读《在舢板上》时,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弹片雨中仍泰然自若的勇敢的小摆渡工莫坚卡,看到了他的妹妹、那个同样勇敢无畏、能干而又厉害的小姑娘曼卡……

班台莱耶夫是一位深受俄罗斯儿童喜爱的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早已成为俄罗斯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们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在我国,班台莱耶夫的名字对许多老一辈读者来说都

不陌生。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亲自翻译了他的中篇小说《表》,后来董林肯先生将它改编成了话剧。电影《表》也曾在我国上映过。新一代的小读者对班台莱耶夫的名字也不应陌生。我国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就收入了他的那部著名短篇《诺言》(缩写)。

班台莱耶夫的作品充满浓郁的儿童生活情趣和时代气息,内容独特,构思新颖。它们不仅以引人入胜的情节和呼之欲出的形象打动人心,而且还教人以诚实、勇敢、富有爱心,教人以真善美。

译者

二〇〇〇年元月

目 次

卡尔卢什卡的戏法	1
绿色贝雷帽	14
诺言	44
新生	52
在舢板上	82
总工程师	100
小手绢	119
玛琳卡	129
胆小鬼	139
表	141



卡尔卢什卡的戏法

我这辈子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我曾当过牧人、鞋匠、搬运工、厨师的帮手。我曾用烟卷纸做过花，写过招牌，卖过报……有一段时间，我还当过小偷。

我是个没有经验的小偷，很快就被抓住了。我被送进失足儿童教养院，被送进什基达^①。在那里我度过了三年。

① 什基达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这一校名的俄文缩写。这是为流浪儿开设的学校，作家班台莱耶夫本人就曾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过，受过教育。

在这期间我完全抛弃了偷窃的勾当。现在，我当然不会对此感到遗憾；现在我知道，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在生活中得到幸福。可是，在我要讲述的这件事发生的那个时期，我曾幻想着强盗的营生，就像现在许多孩子幻想海员、消防队员或者扫烟囱工人的职业一样。

“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个强盗，”那时我总这么想。

我整天在旧货市场上闲逛，闻着垃圾的臭气，不停地吞吃着市场上出售的热乎乎的小馅饼，眼睛滴溜溜地四下里乱转，看能不能诓骗个什么人。

看那些地道的、留胡子的小偷如何欺骗天真的老实人，看他们如何把铜表当作金表卖出去，把一包头等桦木锯末当作两普特茶叶卖出去——这真让我开心。

当顾客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开始揪扯自己的头发，伤心难过，为白白损失的一卢布哭喊的时候，我哈哈地大笑。而当小商贩们拿别人取乐：扒掉醉鬼的衣服或者割掉他的胡子，或者卖给什么人一条只有一只裤腿的裤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我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但是，有一次我自己成了这种恶作剧的牺牲品。我也当了一次老实人，亲身体验到我经常那么开心取乐的东西的滋味。

我沉痛地回忆起那件事的详情细节。

那是夏季闷热的一天最难耐的时候，我坐在戈尔斯特金街对面行人桥的台阶上嗑瓜子儿。上一级台阶上，一个红脸膛的胖老头儿在吹长笛。下一级台阶上，一个胖腿小

姑娘在卖淡茶，不知为什么她把它叫做柠檬克瓦斯。一个不很透明的、三升大玻璃瓶横放在小姑娘的膝盖上，她像摇晃着一个吃奶的孩子一样摇晃着瓶子，随着老头儿的笛声轻轻地哼唱着。我也在听老头儿吹笛，但我感到很无聊。不知为什么，心里憋闷得慌——可能是小馅饼吃多了吧。

我懒洋洋地吐着葵花子皮，尽量什么都不想。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市场里喧闹的乱哄哄的人群……突然，我看见了卡尔卢什卡。他朝我挥了挥手，喊着什么，但他的话我听不清，它们淹没在仿佛机器发出的嗡嗡的人群嘈杂声中。可我的心颤抖了一下。我跳起来，把瓜子儿扔到小姑娘头上，顺台阶往下跑去。那还用说嘛！……卡尔卢什卡，出了名的小偷和无赖，彼得堡市场上的一霸，不是像我这样的半青不黄的小偷巴结得上的人物——现在，就是这个卡尔卢什卡在招呼我！……多大的荣耀啊！对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啊！

卡尔卢什卡飞快奔到我跟前，肥大的裤腿带起很多尘土。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实话，我真吓了一跳。我以为他喝醉了，想要打我呢。但他把手揣进兜里，向四下里看了看，有些气喘地对我说：

“帮个忙，小老弟。”

难以言传的自豪感替代了恐惧。我自豪得快喘不上气了，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我默默地看着卡尔卢什卡，他——想想看！——竟然来找我帮忙了。找我——一个一见到警察就像只兔子似的发抖，撒腿就跑的人……在这一时刻，我准备挺身而出，保护卡尔卢什卡不受世界上所有警

察的追捕。我准备为他而死，准备赤手空拳地掐死那胆敢追踪卡尔卢什卡的警犬。

我感到自己像个英雄似的，带着高傲的神情默默地点了点头。卡尔卢什卡又一次向四下里看了看，把手伸进自己的无底洞似的深兜里，在那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两个鸡蛋。

“瞧，”他说，“你明白吗？”

我什么都没明白，惊讶地眨巴着眼睛。卡尔卢什卡鬼鬼祟祟地环视了一下周围，弯下留有额发的脑袋，紧贴我的耳边急匆匆地低声嘀咕……

我开始点头，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你说说看，我怎么会相信卡尔卢什卡偷了两个鸡蛋？卡尔卢什卡——一个在警察追袭中英勇周旋，本能地厌恶小偷小摸的人——他能从女商贩佩夏，从瘸腿的、专做裤子的裁缝门德尔的老婆那儿抓走这两个鸡蛋！似乎门德尔正紧随卡尔卢什卡追来，要夺回这两个鸡蛋。谁能相信这种荒唐事？可我相信了。我像个傻瓜似的开始一个劲儿地点头，准备完成卡尔卢什卡的任何命令。

他请求我把这两个鸡蛋藏起来。

“藏哪儿？”我问。

“哪儿都行，”卡尔卢什卡说，“只是要快点儿。放帽子里吧。”

我迅速地从头上扯下油腻腻的帽子，小心翼翼地把这两个倒霉的鸡蛋放到帽底上。它们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



就像躺在抱窝母鸡的窝里一样。

还没等我把帽子费劲地戴到我那愚蠢的脑袋上，我便看到了裁缝门德尔。他扛着一大摞裤子，可笑地拐着两条罗圈腿，伸长脖子，惊恐地睁大眼睛，从市场的人群中挤过来。

卡尔卢什卡向我挥了挥拳头，走到一边去了。而我又坐到小桥的台阶上，做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尽管我已不感到寂寞，正怀着极度的好奇心注视着门德尔的一举一动。

这不，他发现了卡尔卢什卡，一瘸一拐地向他走去。门德尔挥舞两只手，冲着卡尔卢什卡喊叫着什么。卡尔卢什卡惊异地扬起眉毛，摇了摇头。门德尔在逼问。他的老婆佩夏胳膊上挎着一大篮子鸡蛋，赶来帮忙。她也尖声叫喊着，挥舞着那只空手。又有几个人凑了过去。好奇的人们围拢上来。一片喧嚣声。

我忍不住，也跳起来，朝吵吵嚷嚷的密集人群跑去。

卡尔卢什卡蔑视地眯缝起眼睛，不时地甩着垂到额上的一绺髻发，对逼到跟前来的门德尔和佩夏说：

“你们干吗缠着我？！请走开……我没拿你们的鸡蛋。”

“拿了！”门德尔喊道。

“拿了！”佩夏尖声叫着，“我敢发誓，你拿了！”

他们俩就像复活节期间的老丈母娘似的转来转去，喘着粗气，争着抢着向围上来的商贩们讲述着卡尔卢什卡是如何偷走他们的两个鸡蛋的。

“天哪！”门德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自己亲眼看到

他偷走这两个鸡蛋。大家都看到了。佩夏也看到了。”

“我看到了！”佩夏尖声叫着，“我敢发誓，我看到了。”

“我想都没想过，”卡尔卢什卡心平气和地说，“我需要你的鸡蛋，就好比狗需要雨伞一样。我连想都没想动一下……”

“你这是撒谎，”门德尔喘不上气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从篮子里抓出鸡蛋……或许我的眼睛瞎了，啊？要不，就是我的佩夏没长眼睛？！”

“去你的吧！”卡尔卢什卡说，“你和你的鸡蛋真让我烦透了，滚开吧。”

“什——么？！”门德尔号叫起来，“滚开？！我来要回自己的东西，你让我滚开？是吗？嘿，你这坏蛋，真该死。你给我拿出鸡蛋来！”

“我这儿没有你的鸡蛋，”卡尔卢什卡生气地说，“别缠着我！”

他试图从人群中挤出去。门德尔吼叫起来。独眼龙古日班拦住了卡尔卢什卡的去路。

“算了吧，卡尔卢什卡！”他说，“别为这事伤了自己人的和气。把鸡蛋还给他们吧……”

“什么？”卡尔卢什卡叫了起来，“你也这么说？你也相信这个坏家伙？……那就先让他拿出证据来吧。用事实来证明我拿了鸡蛋……”

“证明？”门德尔慌神儿了。“你以为怎么——没法儿证明？是吗？那好，我这就给你证明。瞧着……”

人群静下来了。

为卡尔卢什卡的厚颜无耻所惊叹，我屏住呼吸，悄悄地动了一下耳朵，感到有什么硬东西压在我的脑袋上。

卡尔卢什卡挑衅地看着门德尔。门德尔冷笑一声，朝人群挤了一下眼睛。

“那好，”他重复了一遍，“让我来搜搜你。”

“什么？”卡尔卢什卡哈哈大笑起来，“搜身？搜我？怎么，你疯了？还有这样的事！我不会让你搜我的……”

“他怕了！”佩夏尖叫起来，“真的，他怕了！”

“他要滑头！”门德尔喊道，“要滑头，坏蛋！要滑！……”

被卡尔卢什卡的行为所激怒，人群愤愤地叫骂起来。没腿的残废人们晃动拐杖，嘶哑地叫喊着。小掮客们一齐摆出公鸡斗架的架势。旧物贩子们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上了岁数的小偷们嘻嘻哈哈地嘲笑卡尔卢什卡。古日班用最粗野的话骂他，说他是“小气鬼”、“满身臭虱子的贼”，还伤心地回想起卡尔卢什卡曾是戈尔斯特金街上真正的强盗和头目的年代。

卡尔卢什卡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责难，鄙夷地冷笑着。当人声鼎沸，整个旧货市场的人都聚集到行人桥附近，远处已响起令人不安的警察曜曜的哨声时，卡尔卢什卡举起右手，大声喊道：

“停！”

他走到门德尔跟前，仍那样高声地说：

“打赌？”

门德尔那张长鼻子的脸像块老橡胶似的拉长了。人们

警觉起来，许多双眼睛盯住了卡尔卢什卡。卡尔卢什卡故意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又一次举起手，像个集会上的演讲者一样庄严地说道：

“同志们，公民们！别再嘲笑和侮辱一个无辜的人了。你们的嘲弄令人难受，就好像我真的偷了鸡蛋，还在这儿耍滑头。不，我可不是那种害怕制裁的小偷。以前有的事情比这要大得多，我都没在乎。当然，我不会让任何无赖白白地搜查我……可既然门德尔撒谎都不脸红，说看到我把他可恶的鸡蛋塞到兜里了——那好吧，就算是这样。咱们赌一百张‘柠檬’^①——我身上没有你的鸡蛋。你搜吧。搜不出来——你就付钱吧。怎么样？”

门德尔踌躇起来，脸红了，拉得更长了，像个小水萝卜。他迟疑地与佩夏对望了一眼。人们开始起哄，怂恿着：

“开始吧，门德尔！……打赌！别怕！”

“那有什么！赌！别胆怯！……”

“快点赌吧，门德尔！”

“打赌！……”

“我们打赌！！”门德尔喊起来，“好吧！我们打赌！”

在一股不可遏止的冲动中，他把自己那一大堆喇叭裤和马裤扔到满是尘土的路面上，向卡尔卢什卡伸出了手。

而卡尔卢什卡为了加强这场闹剧的效果，装出一副尴尬的神态。

① “柠檬”指一百万卢布的纸币。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通货膨胀，卢布迅速贬值，实际上成为“彩色纸片”。